

鸣原堂论文

上卷

鳴

震

省

論

文

同治癸酉九
月勸志益榮

鳴原堂論文序

綰地二千里官爲尙書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號跨州連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縣監司郡守牧令丞倅雜職數百人武弁自提鎮以下承命唯謹賦稅刑獄軍謀河工鹽漕黜陟諸大政待之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雞鳴盥沐整衣肅客闥人持手版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則吏抱文書右手及額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嬖姍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間其緊要者官乃審視而詳裁之例行者略一訾省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撫大吏凡夫敷陳入告之詞多倚辦於幕友其不能親自吮毫

構思者勢也然而充斯選者率用刑名家言規規焉循例案避處分以文無害爲事卽有勤求民隱發憤爲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輒格於部議而不能施行蓋奏疏之難於美善兼盡也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當

顯皇初政以議大禮諫

聖德諸疏忠讜聞天下及執兵符開幕府於東南東南之碩儒名彥博

辯洽聞之士皆禮羅而珍儲之其達者游膺將相勲伐爛然次

亦以文學稱著於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論時政之得失料軍

情之勝負出之以沈思眇慮申之以修飾潤色固無患其言之

不工意之不諧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點句竄十不存

一豈與夫冥搜幽抉顚顚專精之士較勝負於文字哉蓋才者
天所賦也識者練而精者也人之聰明材力不甚相遠天下事
變之來往往出於智慧思慮之所不及惟歷事久者能守義理
之常以待時勢之變故公之奏疏不爲大喜過美之詞亦不爲
憂慌無聊之語其論賊勢興衰中外大局一切將然未然之事
若燭照龜卜不失毫髮而謙謙沖挹若不敢決其必然而其後
卒無不然豈非識之加人一等哉國荃少侍公京邸從而問學
壯歲展轉兵閒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

聖天

子威德大功告蕝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乞
身歸里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

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國荃受而讀之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
生得力之所在略備於此今歲王君鼎丞來湘編公遺書因出
此篇屬其校讎付梓國荃行老矣自慚荒譚無補於時追念往
時與公從事於驚濤駭浪之中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爭尺
寸之士曾不計後此尙有安閑之一日今海內又安公以考終
國荃亦得養痾林下優游暇豫與二三故舊聯樽酒文字之歡
蓋非始念所及此後之讀公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低徊往
復而歎公之文章德業與身世遭逢爲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
年九月湘鄉曾國荃敘

鳴原堂論文序目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
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
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浦兩弟之從
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浦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
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誠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
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曾國藩記

卷上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誼陳政事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論起昌陵疏

論甘延壽疏

谷永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劉安諫伐閩越書

賈捐之罷珠崖對

諸葛亮出師表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卷下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皇帝書

朱熹戊申封事

王守仁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方苞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鳴原堂論文序目終

東湖王定安校字

鳴原堂論文卷上

湘鄉曾國荃審訂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漢書云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分爲三事也姚選古文辭類纂題云戒妃匹勸經學疏則漏末一事矣茲題從漢書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以上總起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雖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主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以上戒

竊

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

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以上勸經學

臣又聞聖王之自

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
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
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
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文觀以禮樂饗醴乃
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
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以上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
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宴私之
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
本矣○此等奏議固非後世所能幾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
遠著語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後文可流涕者實僅一條可爲長太息者實僅五條各缺一條殊不可解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

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
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

末舛逆首尾衡決

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

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爲去聲

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

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

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

泊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

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

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

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

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

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
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總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樹猶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
宗室多國勢必相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親弟謂淮

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興居皆謀反也

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

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